

後

五七

八

康德五年五月二日印刷
康德五年六月廿八日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後集

五女七貞每冊

定價

著作人

王

奉天中街木行

發行人

王

奉天大西門

印刷人

白

奉天大西門裡

印刷所

東

奉天中街木行

發行所

洪

俠義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

(卷八)

第九十回

金刀將說服伍文鳳

巧手將義諫趙士雄

詩曰

秋月春風似水流

等閑白了少年頭

功名富貴今何在

好漢英雄土一抔

對酒當歌須慷慨

逢場作樂任優遊

紅塵滾滾迷車馬

且向樽前一醉休

幾句殘詩念過

書接上回

徐天然擺跨花雙籃跟天霸動手

天霸見徐天然豪膽良言相勸

也真急了

七十二戰全戰完了

就剩這一戰那肯再忍

遂一擺厚背翹尖膽翎刀

在一處 徐天然這對跨雙花籃 沒有十年的功夫練不出來

勾掛羣欄 這四路兵刃 惟有

這對跨花雙籃難練

施展開講究摘解撕拈

天霸的雁翎刀使的是削砍劈割

進步抽身 要

論破這對跨花雙籃

非得拿五色描金抓才行

說真了徐天然的跨花雙籃

正尅天霸的單刀

可是天霸的雁翎刀

刀法絕倫 跨花雙籃一時也不能取勝

兩個人真是棋逢對手 將遇

良材 徐天然越戰越勇

這對跨花雙籃施展開

恰似白鶴展翅

彩鳳搖翎

天霸這把刀也

是一派寒光

兩個人正在不分勝負的時候

就聽西南山坡上有人喝喊 說黃都頭休得着急

徐天然休得逞強

現有賈某來也

說時遲那時快 眨眼之間 此人已到面前

徐天然一

邊戰着天霸

一邊側目看來人 此人平頂身高七尺

細腰盤臂 面如敷粉 眉分八彩 目

似朗星

准頭端正

大耳垂輪尖下巴頰

配着菱角口

一身藍綢子褲褂

青抓地虎快靴

用黃絨繩勒着十字絆 肩背上揹着小包袱 背後斜插着綠沙魚皮劍鞘 抱定一口二刃雙鋒龍泉劍 這人來到面前 黃天霸虛砍一刀 蹤出圈外 這人把龍泉劍一舉 怎見得有讚爲証 此寶劍 比湛盧袋巨闕 金銀銅鐵一齊切 入山斬猛虎 入海斬魚鼈 這時天霸站在一旁 向衆人道 那位認得這位中年俠士 衆人面面相覷 俱不認得 這時趙璧一挑大拇指點頭道 這可用着我老趙了 天霸道此人到底是誰 趙璧道 老兄弟此人吾早已認得 從前蘇州府拿小蓮花彭年的時候 我說是我拿着的 其實要沒有這位俠士 我趙璧也配露那麼大臉 天霸道 趕快說倒是何人 趙璧道 此人乃剪惡義士 乃南蠻俠的師弟 天霸着急道 倒是姓什麼呀 趙璧臉一紅道 人家乃是高人 只告訴了我個剪惡義士 我老趙已覺着光宗耀祖 豈敢再問人家姓名 大家聽趙璧始終還不知人家姓名 全拿眼瞪他 就在這麼個功夫 前面已分了勝敗了 可不是徐天然敗了 原來徐天然見平空來了這人 分明是天霸一黨 徐天然舉跨花雙籃剛要跟這位義士動手 這時張鐸叫道 寨主且慢 待小弟拿這羣鼠輩 張鐸的心意是 我龍泉溝瓦解才移禍於螺絲島 這時我再要袖手旁觀 倘被徐天然看出來 我何以爲人 故此才奮勇當先 要會戰這位剪惡義士 徐天然閃在一旁 張鐸一順雙鞭 躍過來更不答話 蓋頂就砸 這位義士往旁一撤步 讓過雙鞭絕不還招 張鐸得理不讓人 一連就是三招六鞭 這位義士閃展騰挪 把這三招躲過 張鐸心想 此人必是樣子貨 中看不中吃 曉得我的鞭招厲害不敢還招 其實這位義士 乃是半仙張子

德羽的徒弟 俠客 流同例跟人動手先讓三招 三招過去必要施絕招贏人 張鐸一錯想
這個跟頭可栽大了 到了第四招的時候 雙鞭上下一分 上面是插花蓋頂 下面枯樹盤
根 這位義士用了個仙人換影的招數 把雙鞭躲過 跟着劍遞絕招 張鐸便用鞭一架 只
聽噹啷々左手鞭削爲兩斷 張鐸急縱身一躍 逃回本隊 臊得面紅過耳 這時怒怛了黃天
蕩 哇呀呀怪叫如雷 舉双棒撞了出來 他自以爲力大棒沉 就可把他那寶劍磕飛了說起
來黃天蕩真叫混人 他以爲得了便宜 高聲的喊道 鼠輩休要逞強 你二寨主黃天蕩來也
人隨聲到 這一發威站在那亞賽天神 剪惡義士見黃天蕩這種毛包的神情 冷笑一聲道
吾疑惑螺絲島有什麼高人啦 原來都是些牛鬼蛇神山蟲野獸 這兩句話可把螺絲島罵苦
了 黃天蕩冲冲大怒 捧雙棒貫頂就碰 這位義士往旁一斜身撤步 雙棒碰空 黃天蕩一
換招 雙棒點義士的二目 這位義士縮頭藏頭 雙棒走空 黃天蕩抽招換勢 左右一分一
合 棒碰雙肋 黃天蕩看准了這一招必成 隨喝了聲小子你那走 噹的一聲 雙棒碰在一
處 這可真是力大棒沉 震的自己虎口生疼 只覺着頭上一陣涼風 那人已踪影皆無 原
來剪惡義士一提腰從黃天蕩的頭上飛過 在這時一舉手 劍傷黃天蕩 不費吹灰之力 可
是義士乃行俠作義之人 一生以信義爲本 不論那時動手也要讓三招 所以這時絕不傷黃
天蕩 黃天蕩這時也明白了 人家這次那是不過招 分明是戲耍於我 氣的哇呀呀怪叫如
雷 這才把鬼王留下的八八六十四棒的絕招施展出來 只聽得帶的噹々風聲 怎見得有讀爲

證 狼牙一對手中拿 左右一分往下墮 先用三棒打五鬼 後使二棒往上發 雙鋒貫耳難躲閃 六路進棒打梅花 神棒六十單四手 拍拿蓋打勝敵家 這六十四招鬼王棒施展開 真有神出鬼沒之能 若是平常的本領決難逃出手去 這路鬼王棒只有八仙劍法能尅的住他 八仙劍可不能招劍訣 左手招八仙訣 右手施展劍數 口中念着劍歌 念得是拐李先生劍法高 鐘離掙劍辭漢朝 國舅使動鴛鴦板 國老湛蘆起鳳毛 洞賓掙定鈍天劍 湘子追魂命難逃 仙姑運動白蓮劍 采和龍泉似玉簫 這路八仙劍 展開掙着劍訣 真能有八仙臨凡般一派的寒光 也別說是黃天蕩 綠林中多大的能手也沒逃出過這路劍去 可是義士自來並沒殺過人 黃天蕩被這劍光逼的眼裏綠亂 稍一失神右手的棒被劍削爲兩段 剪惡義士施展白蛇吐信 直奔黃天蕩咽喉 黃天蕩拚死命的往後一縱 才把這劍躲過 這一劍要是刺上 黃天蕩的金鐘罩就得完 黃天蕩連縱帶跳逃了回去 黃天蕩這一敗回去 怒惱了本山三寨主黑有明四寨主黑有高 一個亮萬字蓮花奪 一個亮鑽鐵二郎奪 這萬字蓮花奪武門中多有使用者 惟有這鑽鐵二郎奪 形如二郎爺所用的三尖兩刃刀相似 可是兩頭全是刀頭 一使用就是一對 再配着這二位寨主身量高大 力大過人 平常就是仗着力大勝人 那知這位義士 絕不懼力大 只憑小巧之技即可勝人 這二位寨主各擺動兵刃 雙戰這位義士 三人動起手來 如同走馬燈似的 好似雙星趕月 這劍光如飛電流星 飛騰激刺 三人戰得正酣 徐天然看這使劍的劍法絕倫 工夫一大了 黑氏弟兄也逃不出手

來 好在他們全是會戰多時 筋疲力盡 吾們這邊全山的嘍兵 還在養精蓄銳 一點氣力未用 吾何不以多爲勝 把大隊往上一擡 豈不把他們一網打盡 想到這一回頭喝聲擂鼓 催陣這山上的號令 也是催命鼓要命鑼 這種鼓并非牛皮所造 乃是四川夔州所產的 一種夔皮所製 這種鼓打起來 真是沉雷爆豆一般 遠聞數里 在這山上又連着山上的回聲 嘍兵齊聲吶喊 真如地裂天崩 全山的嘍兵 各擺兵刃往外一擡 打算把天霸等困在垓心 那料到未等大隊往上圍 只聽正東 東南 東北 三面上殺聲大起 焉想到天霸等早有隄防 正是那金大力帶着二百名小金大力前來接應 拿着燈籠火把亮子油松往上一擡 書中暗表 這正是上回書計全錦囊授計 早已料到螺絲島 必要以多爲勝 這時幸虧有這麼一支生兵接應 那錦囊妙計授與了雙鞭將賽靈官何玉霸 何玉霸到前邊打開了紙卷一看上面的意思是 教他帶那銀鞭無敵小太保吳傑 打虎將小玄壇馬文雄 左臂花刀小羅通 黃少傑 煙薰皂杜克雄 金大力及二百名小金大力 埋伏在三莊四外 專等聽得螺絲島殺聲大起 趕緊接應 何玉霸等來到三莊附近 遠遠的散開了埋伏 見三莊沒費甚麼事取下 來 他們是等螺絲島的大隊衝出才上前 趕到螺絲島 殺聲大起 官兵這邊別說還有探子來回探聽消息 就憑螺絲島那一陣催命鼓 就知道是大隊撞出來了 這才吩咐亮燈籠火把吶喊殺聲往上擡 金大力手下這二百名小金大力 在當初不過是平常的嘍兵 後來歸淮陽山 在金大力手下這一訓練 每人善用一個虎頭簪牌 全是慍悍矯健 兇勇異常 後來

隨金大力歸順了官家 賜名叫虎頭兵 真是以一當百 螺絲島的嘍兵全是開墾種地的老百姓 那能比的了這二百名久經訓練的虎頭兵呢 金大力傳令這二百名小金大力齊往上撞 小金大力左手藤牌右手是鈎鐮刀 可是有一半是手掄黑鐵棍 棍上滿畫白道 齊聲吶喊兄弟哥們 幹啊 往上一撞跟螺絲島的兵殺在一處 小金大力是有藤牌護身 不怕別人的槍刀 把正面的傢伙蔽住 底下一伸鈎鐮刀就是一下 就有往地下一矮身藤牌圍住自己 一個身體全隱住了 對面看着就像一個元球似的 滾來滾去可是並不開着 專削敵人的雙腿 這種功夫就跟地輪刀是一樣 專找下三路 這一下螺絲島的嘍兵可遭了報了一輩子也沒見過這種陣勢 概不由已的全往後退 兵敗如山倒 不用等着小金大力們動手 自相踐踏的往回下捲 徐天然也知道官兵太已驍勇 自己的嘍兵抵擋不住 也只好任着他們往螺絲島裏退 這時那位義士也閃在一旁 仗劍看着敗兵由打面前過 並不肯再動手多傷牛靈 等着螺絲島的嘍兵退的不離了 自己抽空子要走離開是非之地 天霸早已看出來 急忙趕奔過來道 義士慢走 請示上姓高名仙鄉何處 這位義士含笑答道 都頭要問在下姓賈名成字德芳 天霸忙道 原來是賈義士 常聽南蠻俠提說 有一位鎮三江剪惡義士 就是閣下 那義士道豈敢 正是在下的綽號 計全這時正督催着官兵追殺嘍兵 也來到這裏 遂說道 義士請到莊中 讓黃都頭帶領官兵把螺絲島平了 好回公館交待 正說到這裡 南邊北邊一亂 原來螺絲島的嘍兵 已全敗進島去 徐天然也壓不住陣 跟着

一塊敗了進去。忽然從南邊來了一個瞎子。北邊來了一個磨官。南邊這個瞎子。正是趙來趙元霸。他自從龍泉溝失燈之後。自己在公館中臉上無光。這才來到螺絲島幫忙。正趕上天霸等攻打螺絲島。他從南而殺退了南四寨。北面那位磨官。正是那千里狹腰尙國樑。幫着平過蘋果山的三道士。後來又幫着擒過青蓮花張志廣。歷來是暗中保護施大人。成自己俠義士之志。這時又聽得羣雄攻打螺絲島。這才來到這裏幫忙。從北面揮動鑢鐵避穴。纔把北四寨殺退。來到了山前。官兵這方面多有認識這位尙義士道。二位義士來到面前。衆人齊聲說道。尙義士多辛苦了。天霸這時真有點照應不過來。這時候從後面轉過來安良義士亞李靖夏天雄說道。二位義士辛苦了。請到莊山歇息。待小弟抵擋一陣。說罷一擺鑢鐵。雙鑢追下去了。螺絲島也有高人。就是那六位寨主白施狻猊甘亮。他一看徐天然敗了回來。打算帶着嘍兵殺上前去。替徐天然出這口惡氣。擺動金背砍山刀往外一闖。正想着夏天雄趕奔前來。甘亮一看是夏天雄。自己倒吸一口氣。想當初在青竹塘借過人家錢。一來人家慷慨作爲贈送。人家有這種好處。自己不能再跟人家動手。只好把金背刀往肘下一壓。轉身仍回螺絲島內。夏天雄也不再追赶。這正是四義同心搶八寨。這四義就是安良義士夏天雄。公平義士趙來趙元霸。扶弱義士尙國樑。跟那鎮三江剪惡義士賈德芳。這四位義士聚在一處。彼此各敘來由。金大力這時。正對螺絲島的山口。紮了一座小團營。這個地方就見出。各人的調度了。金大力總是八旗子弟。經過相當的訓練。這時一立了團營。

小金大力兩邊雁翅排開，遠遠看着就似有多少隊伍似的。其實就是這二百來人，金大力在這一鎮，天霸等可就騰出工夫來。全進了伍家莊，伍家莊的少莊主伍震，並非是真傻，他不過是秉性誠實，最愛正道。一見天霸等前來，恭恭敬敬迎接進去，又教莊丁收拾出乾淨屋子來，預備茶水點心招待衆人。天霸等在伍家客廳落坐，還沒有一盞茶的工夫，李四爺進來向天霸道：「你伍大叔到了，還不趕緊迎接。」天霸要在前些年可不聽這一套。這二年時來運轉，閱歷深了，深知道謙恭下士，是大人物的氣度，故此一聽李四爺說，伍文鳳到，趕緊答道：「禮當迎接。」跟着李四爺到了外面，見伍文鳳在門前等候，伍文鳳心裡這份難過就別提了。明明是自己的家，反倒得等別人迎接，才能進去，真叫反主爲客。好在天霸還肯以禮相待，出來迎接。天霸要是再有慢待情形，伍爺就得立刻撞死。這時天霸趕奔到伍爺的面前，口稱叔父在上，小侄天霸拜見。說着話納頭便拜。說道：「姪兒被上命所差，事出不得已，情知有冒犯叔父之處，叔父你是量大的，人務必担待姪兒。」天霸這一認罪陪禮，伍爺不由臉上一發紅，趕緊用手相摻道：「黃都頭，你是蘇州府的八班總頭，伍某不過是一介草民，伍某担待不起，快快請起。」李四爺雖然一笑道：「賢弟，你這就不對了，這就是黃三哥的少爺。」我們全是聯盟的弟兄，正應拜見賢弟，你有甚麼担待不起？伍震這時也跟了出來。見天霸跪在那迎接，他看不過去，遂說道：「爸爸殺人不過頭點地，黃都頭既與爸爸陪禮，也就是了。」我們再若固執，豈不成了不達時務？伍文鳳當着衆人又不好管教兒子，氣恨，哼。

了一聲叱道：「奴才還不退去，那有尔多言之理？」伍爺把天霸攆起，遂一同來到客廳，彼此落坐。是跟伍爺不認得的。由李四爺一一給引見了。有一多半比伍爺晚一輩。這個叔叔長那個叔叔短。把個伍文鳳全叫糊塗了。伍爺向李四爺說道：「兄弟，三莊已取過了。兄長你也趁了心啦。兄長你放愚弟一條生路，讓吾一走。我找一座深山古洞，不是束髮爲道，就是削髮爲僧。從此不問世事了。」伍爺的心意是現到了這種地步，管那邊的事全不對。自己一走，倒免去許多牽纏。李四爺一聽，遂說道：「賢弟你真叫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你跟着徐天然一個佔山的草寇，值得出家當和尚老道去？這時勸你改邪歸正。你倒看破紅塵，是何道理？」趙璧在旁一聽伍文鳳說話，知道未必勸的了，他回心轉意，一賭氣就出來，來到院中，見伍震正跟李茂雄那談上了。趙璧向前道：「嘿，別說閑白啦。你爸爸一心保徐天然，不保施大人。你還不想法子？」伍震道：「我爸爸真老糊塗了。趙璧道：我先問你，你們家中全有甚麼人？」伍震道：「我有爸爸有老伴有閨女有小子。」趙璧道：「你們家裏倒全啊。」伍震道：「你這小腦袋瓜說話，怎麼竟帶零碎？」咱們倒可談談。」趙璧道：「你媳婦是徐天然親姪女，不是？」伍震道：「一點不假。」趙璧說：「你媳婦向着誰？」伍震道：「自然向着我。」趙璧道：「對呀。我也想是你媳婦向着你。你孩子會說話呀。」伍震道：「小腦袋瓜，你這是怎麼回事？我孩子又不是啞吧，怎麼不會說話？」趙璧道：「只要你的孩子會說話，我準保教你爹爹歸順官面。」伍震道：「有我孩子甚麼事？」趙璧道：「你那知道我的神機妙算，我可得教給你孩子一套話。」伍震道：「那全行。」

我們孩子又機靈又會說話比我強 趙璧道 你就趕緊招呼出來 伍震剛要往後走 李茂雄道我去吧 伍震道 要不然咱們一塊往後邊去 趙璧道 那更好了 省得教你爹爹聽見洩了氣 伍震帶領着趙璧李茂雄 一同往後邊來 穿宅過院來到內宅 丫環婆子有在院中站着的 看見少莊主帶着生人進來 急忙跑進上房 稟報少夫人 伍震讓李茂雄趙璧一同來到屋中 趙璧見迎面太師椅上 坐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婦 容貌長的雖然嬌艷 可是含着一派端莊之氣 李茂雄認得 少夫人見進來了生客 急站起向李茂雄招呼了聲叔叔 伍震給自己媳婦引見道 這是小腦袋瓜趙大叔 少夫人噙了一眼道 就是趙叔叔就得啦 豈能這麼簡慢人家 遂向趙璧深深萬福道 趙叔叔請坐 趙璧道少夫人請坐吧 只見少夫人身旁兩個孩子 天真活潑的依在少夫人的身旁 這時彼此落坐 趙璧向武震這位媳婦道 少夫人可是徐天然的姪女 少夫人聽趙璧一問不由的臉一紅 遂答道 徐天然是吾的叔父 吾父親可不是山賊 老人家乃是一介寒士 論功名上也中過秀才 不怕趙叔叔笑話的話 吾父指着教書餬口 整年依賴着徐天然叔叔幫助過日子 吾父親也很不同意吾叔叔這種行為 只是勸不了說不了 就爲吾的終身 把吾父母活活氣死 吾至今想了起來是一件最痛心的事 趙璧道 那樣少夫人深明大義 吾打算勸你公爹 改邪歸正 棄綠林歸正道 連你丈夫也可以掙個一官半職 落得蔭子封妻 只是你那公爹也不怎麼教徐天然把心買住了 任憑吾們怎麼勸 沒個回心 少夫人道 一點不假 平常他沒一時不說吾那叔叔好的

趙璧道 我想要用這兩個孩子感動他回心轉意 少夫人這時站起向趙璧道 趙叔不用說吾明白了 只要趙叔能保全螺絲島掃平以後 沒有他們父子的牽連 我們已感恩不盡 那還敢妄想做官 趙璧道 打我這說 螺絲島的事與他父子無干 我們若是言不應點 教我趙璧不得善終 只要他父子一心扶保施大人 我若教他父子做不了官 我趙璧也得了好死 少夫人雙膝點地 珠淚連々 口稱趙叔待吾 武家恩重如山 使吾們全家免受國法 全是趙叔跟衆位的恩惠 我們武家生生世世不敢忘了大德 趙璧道 少夫人快快請起 咱們商量大事要緊 少夫人站了起來 用衣袖拭了拭淚痕說道 勸吾公爹回心轉意 吾已有了主意准能行 趙璧道 少夫人你把這主意說說 吾們聽聽 少夫人道 我回頭就待着孩子往前邊去見了吾公爹 吾以正義勸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不聽 教這兩個孩子抱着他爺爺腿一哭 他老人家要問爲甚麼哭 教這孩子如此如此一說 他老人家縱然是鉄石心也得回心轉意 趙璧把手一拍道能行 武家有這麼位聰明賢德的夫人 那會遭橫禍 就這麼辦 吾的心意也是這麼打算 少夫人把這一雙兒女攬在懷中 細細教了兩遍 可喜這兩個小孩天生的伶牙俐齒 聽他娘說了兩遍 全記住了 照樣說了一遍 一句不差 武震向趙璧道 小腦瓜大叔 你看全比我強吧 少夫人瞪了他一眼 趙璧說 咱們先走 要一塊去 看教你爸爸疑心 武震說好好 遂一同離了內宅 三人前後進了客廳 見大家尙在你一言我一語勸着武爺 武爺真叫心如鐵石 任憑怎樣勸也是化解不開 趙璧也不答理

工夫不大 少夫人領着一兒一女打後面出來 進了廳房 先向衆人萬福 然後向公爹爹行了禮 這兩個孩子全依在爺爺的身旁 武爺仰着臉問道 你在這裏有甚麼事 少夫人這時雙膝點地跪在武爺的面前 帶淚含悲說道 兒媳有一言求公爹原諒 吾叔父不依正道 求取功名富貴 占據着螺絲島 以爲是鐵壁銅牆 敢跟官兵相抗 歷來邪不侵正 早晚冰消瓦解 免不了身受國法 公爹既然有蘇州府的一般賓朋 力勸你老棄綠林歸正道 歸順施大人 雖不能高官得做 也可以一洗惡名 就是子孫也沾了公爹的恩惠 如今竟執迷不悟 一心還是惦着我那不歸正道的叔父 早晚也不過同歸於盡 連你的兩個孫兒也跟着受了國法 怨素往爭名奪利 愛子疼孫的已又何在 伍爺聽到這裡 頓足說道 你太已糊塗了 你是我的兒媳 我不便說你 這種事你不要管 趕快回去 這時兩個孩兒哇的聲哭起來 伍爺這個心亂就別起了 一手拉着一個孩子說道 你兩個哭麼 兩個孩子一邊哭着一邊說着 爺爺你爲麼非當賊不可 還是跟我爹爹作官去多好 你就是不作官 教我爹爹作官 爺爺是太老爺 我們是官少爺官小姐 一心的非常賊不可 我們就是長大了 爺爺是老賊 我爹爹我媽媽是賊父賊母 我們是賊子賊孫 趕到教官面上抄了去 全活不了 我媽媽要是發了官賣 落在不好地方我們上那找我媽去 爺爺你還是做官吧 兩個孩子說到這裏撒着潑的哭 伍爺一躍脚 咳了一聲 臉是通紅 伍爺道 你兩個這些話是誰教給的 兩個孩子說道 我們沒有人教給 爺爺不是總不教我們偷着拿東西喫 拿錢花嗎 你老告

訴我們偷東西那是賊沒人愛 怎麼你老非當賊不可呢 伍爺被孩子說的啞口無言 兒媳婦跪在那一個勁的哭 李四爺過來說道 賢弟你也太固執了 兩個孩子說的話 就是鐵石的心腸 也得回心轉意 教我那賢侄得個一官半職的 也好對的起你這兩個聰明伶俐的孫兒孫女 此時天霸也來到伍爺面前一跪說道 伍大叔你老竟若一死的不保施大人 我們決不能生出伍家莊 伍爺聽到這裏真正無法了 急忙用手摻着天霸道 都頭請起 有話儘好商量 兩個孩子還是哭 伍爺長嘆一聲道 你們母子亦起去罷 伍某保施大人就是了 天霸少夫人站起 兩個孩子止住哭聲 少夫人見公爹已竟回心轉意 客廳中有這些位生客不便久呆 遂向衆人萬福道 衆位叔伯伯待我們一家恩同再造 我們伍家生々世々不忘大德 衆位叔叔伯伯坐着 又深深致禮而告辭 領着一雙兒女回轉內宅 衆人沒有不暗暗佩服 徐天然竟會有這麼個好姪女 人真是不可一概而論 李四爺一想 伍文鳳雖然答應了保着施大人 可是他要是說保不保口不應心 也是麻煩 不如把他架到公館 教大人用大義勸他 不愁他不歸心 遂說道賢弟 愚兄還有點事跟你說 伍爺道 四哥有話請講 李四爺道 我們勸你歸順官家保施大人 賢弟你雖是耳聞施大人是個清官 可還沒見過 賢弟你隨着愚兄到公館 看施大人可保則保 不可保賢弟你撒手一走 愚兄決不相攔 伍爺翻了翻眼道 四哥你既是爲小弟改邪歸正 小弟豈能再不應從 李四爺道 既然這麼着 咱這就走 天霸道那麼咱們一塊回公館 李四爺道不行 這三莊交結誰 計全道 這裡早

已安排下人了。石寶珍鎮守着伍家莊萬無一失。況且還有三老四義。早已請到東客廳。教伍賢弟那兒招待。有他們衆位幫着鎮守三莊。還有甚麼不放心。李四爺道那足行了。伍爺道：我到後面換々衣服。咱們就一同走。天霸道：好吧。我到東客廳託付託付。天霸到東客廳去。伍爺够奔內宅。敢情伍爺另有心意。心想我這條老命算頂這啦。到了公館我把那施大人痛罵一頓。教他把我殺了。他們照樣不能打螺絲島。我也對的過徐天然了。遂到後面看了看兒媳婦跟兩個孫兒孫女。自己心中這份難過。心說你們只顧痴心妄想作官露臉。那知道我這一走死別生離。不忍再看孫兒孫女。到了自己屋中把一身裝老的衣裳滿穿上。兒媳婦看着納悶。也不敢問。伍爺來到前面。計全看了一怔。趕緊暗含着招呼趙璧到了旁說道：你看見了。這老頭子沒打算活着。你趕緊給大人送信。此人可以恩義動之。不可以力服。趙璧道：不用咱說。大人比咱們會說話。我頭裏走啦。說罷撒腿就跑。天霸這時已竟全託付好了。諄々的又向赤鬚蒼龍石永石寶珍道：老義士千萬多々分神。保守三莊。石爺說道：咱們可這麼辦。保守三莊可有個時候。我的能耐就能管三十六個時辰。別過三天你得回來。在三天二夜之內三莊若有失誤。拿吾是問。要一過三天。我可不管。天霸道：就這麼辦。天霸又向伍震道：賢弟。衆位義士在此。請賢弟多々分神招待。伍震道：這些事你老不用分心。不止於招待衆位。連糧食全別往這運了。因爲吾們伍家莊專管給螺絲島採辦糧食。前些日正辦來一撥糧食。還沒往山裡運。現在咱們這足用。天霸道：

那更好了 這時全分派好了 天霸 李四爺 這有紅旗李煜 陪同伍文鳳一同出了伍家莊 一路上倒也平安無事 也就是半天工夫來到公館 剛一進公館該諸鬼趙璧迎接出來 李四爺一怔 遂問道 你怎麼倒裏來了 李四爺道很好 趙璧道 得啦四爺 別拿我老趙開心啦 這時把伍爺讓進屋內 趙璧叫人打臉水淨面吃茶 天霸擦了把臉 跟着到後面回話 不一會出來向伍爺道 大人有請 伍爺寒着臉道 一個草寇那担的了請 只用一個叫字就足啦 天霸等也不答言 連紅旗李煜一塊圍隨着來到會客廳 施大人這時已由施安報告 大人迎接出來 伍爺也正到了階前 一看這位施大人全身冠帶 頭上四品的頂戴 那伍文鳳一看施大人儀容嚴肅 不怒自威 正氣逼人 把自己十分惡念已去了一半 施大人笑哈哈拱手道 這位就是伍義士嗎 本府久聞義士俠肝義胆 濟困扶危 乃英雄之士 久想請義士爲官家效力 只恨相見無由 今日因爲螺絲島之事 才得把義士請過來 足慰本府生平之願矣 伍文鳳這時論理應當跪下與大人叩頭 施大人也是朝廷四品官 這時大人竟待以上賓之禮 也就足夠瞧的了 那知伍文鳳來意不善 簡直沒打算活着 大人雖是這麼賞臉 伍爺心裏算鐵了 毫不領情 依然是長揖不拜 施大人絕無絲毫怪罪之意 側身讓道 伍義士請 伍文鳳隨着大人來到屋中 大人吩咐施安給伍義士看坐 施安果然在客位給伍文鳳設了坐位 伍文鳳毫不謙遜 昂然坐在椅上 大人又向李四爺道 四壯士 坐下講話 天霸等可全是侍立一旁 大人吩咐施安看茶 施安獻過茶 伍爺本